

韓愈貶謫潮州路八千

綠茶

比較迂遠；中道則水陸並通，行程便捷，是中古時代最繁榮的交通路線，一路上交通設施完備。

根據嚴耕望先生《唐代交通圖考》的研究及韓愈詩歌佐證，韓愈貶謫潮州，即是選擇中道，即「藍田—武關—荆襄—嶺南道」。這是一條穿秦嶺，連接荆襄，翻越南嶺的漫長水陸兼行之旅，對迫於嚴詔、貶謫趕路的官員而言是首選。早年張九齡貶荊州，顏真卿貶峽州，元稹貶江陵，白居易貶江州都走的這條道。

接到貶謫制書後，韓愈須到朝堂向皇帝謝恩，然後向本部長官、僚屬移交印信、文書、案卷與事務等，彼時韓愈任刑部侍郎，而刑部尚書空缺，實際上是韓愈主持工作；戶部、吏部同步註銷其京官身份，停發刑部侍郎俸祿，改按所貶新職潮州刺史標準發放俸祿，且因是左降官（戴罪赴任），待遇已全面降級。還需去門下省領取驛券，這是他貶謫路上驛傳系統的專屬通行證，券上明確載明其身份、貶謫事由、行進路線、程限，以及馬匹、夫役的配給額度，沿途驛站憑此券接待、簽字畫押，嚴格管控行程。

當然，這些繁雜的手續，韓愈的刑部同僚應該會幫着跑，之後，韓愈簡單收拾行裝，便前往長安朱雀門附近的官員接待中心都亭驛，領取按唐制配給的車馬與夫役。潮州為中下州，刺史官品雖為正四品下，但韓愈此行並非正常「走馬上任」，而是戴罪赴任的「左降官」，各方面待遇均大幅縮水，只能配給驛馬四匹、隨從四人、車一乘，驛夫若干。

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年）正月十四日，韓

愈踏上貶謫潮州的漫漫長路。長安距潮州，約七千六百餘唐里，韓愈稱之「路八千」。

這漫漫貶謫路，五十二歲的韓愈歷經翻山、越嶺、激流、險灘，可謂命懸一線，而途經層峰驛時，重病纏身的愛女韓掣，終究沒能承受住旅途的顛沛與艱勞，病近於層峰驛中。喪女的劇痛讓老父親韓愈痛不欲生，本就艱難的貶謫之路，更蒙上了一層濃重的沉痛。當時館驛簡陋，無法為愛女妥當操辦後事，只能草草殯於驛後荒山上，這份愧疚與悲痛，為人父者，一生難以釋懷。

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年）三月二十五日，韓愈一行乘坐的舟船緩緩靠近潮州西津驛，這段從長安出發、橫跨南北的漫漫貶謫路，終於到了終點。三個多月的顛沛流離，近八千里的山高水險，喪女之痛的錐心刺骨，貶謫之苦的日夜煎熬，都因為抵達而釋然。

貶謫潮州，無疑是韓愈一生的分水嶺。在潮州任上雖只有短短八個月，卻因興學育才、驅蠲除害、體恤民生，為一方百姓留下深遠福祉，潮州人民立祠感念。

元和十五年正月（八二〇年），唐憲宗李純駕崩，唐穆宗李恆即位，大赦天下，同年十月，下詔召韓愈回京，出任國子祭酒。

歸京途中，韓愈再次路過層峰驛。去年貶謫南下時，重病纏身的愛女韓掣，便在此地病逝，驛館簡陋、行程倉促，只能草草殯於驛旁荒山。如今重返舊地，想起愛女無辜慘死，而



▲潮州韓文公祠侍郎閣。 作者供圖

自己未能為愛女妥善安葬，悲痛之情難抑，揮淚寫下《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，乘驛赴任。其後家亦讎逐，小女道死，殯之層峰驛旁山下。蒙恩還朝，過其墓，留題驛梁》，字字泣血：

數條藤束木皮棺，草殯荒山白骨寒。驚恐入心身已病，扶身沿路衆如難。繞墳不暇號三匝，設祭惟聞飯一盤。致汝無辜由我罪，百年漸痛淚闌干。一代文宗，於朝堂敢犯龍顏，於潮州能救一方，生前身後皆留盛名，「功不在禹下」。可在這座孤墳前，他不是什麼名臣大儒，只是一個人痛失愛女、垂淚蒼老的老父親，一句「繞墳不暇號三匝」，藏着無盡痛惜與悔恨；一聲「致汝無辜由我罪」，道盡身為人父的認罪與愧疚。一聲自責，一行老淚，讀之愴然。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乙巳春節潮汕行，人山人海，步履匆匆。韓文公祠依山傍水，最高處侍郎閣，韓愈塑像巍然矗立，靜靜眺望着波光粼粼的韓江。他定然想不到，自己一千二百多年前因觸怒龍顏，被貶來的這片「瘴癘之地」，如今是炙手可熱的旅遊目的地，江堤上，排隊綿延數公里，遊人爭相湧向廣濟橋。儘管韓愈在潮州僅理政八個月，卻給這裏留下延綿千年的深遠影響，曾經鱷魚出沒的惡溪，自此更名為韓江，沿岸的筆架山，也改稱韓山，後人更在山坡上建韓文公祠，永世紀念這位「吾潮導師」。

如今，西安（長安）直飛潮州（揭陽）不過三個小時，乘坐高鐵則需經武漢、長沙、廣州等城市轉，全程亦不過十二三個小時。返程北京的高鐵上，我不禁在想，當年韓愈是如何自長安遠赴潮州，一路上經歷了什麼？又留下些什麼？

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年）正月，唐憲宗下令從鳳翔法門寺迎奉佛骨舍利入宮供奉，「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舉其失」，韓愈時任刑部侍郎，按說這事他可以不管，但他心中純正的儒家道統，按捺不住於是上了《論佛骨表》（又名《諫迎佛骨表》）極力諫阻，指出歷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，言辭激烈。唐憲宗李純大怒，欲處韓愈極刑，後經宰相裴度、崔群等眾多大臣說情開解，韓愈方得免死，被貶為潮州刺史。

唐代貶官從長安往江淮嶺南諸地，主要有兩條路線：東道是長安東出潼關，經洛陽、汴渠，沿汴河南下至吳越；中道則是長安東南出藍田關，經武關、襄陽南下，循漢水至長江中游荊州、岳州等。東道係南北漕運大動脈，但

《蟬》與虞世南(五)



燈下集

徐可

虞世南年逾古稀後，多次上表請求告老還鄉，都未獲批准。直到貞觀十二年（公元六三八年）太宗方同意他致仕，然而仍授銀青光祿大夫、弘文館學士、祿賜防閣並同京官職事。同年五月二十五日（公曆七月十一日）卒於長安，享年八十一歲。唐太宗十分悲傷，痛哭流涕，賜東園秘器，陪葬昭陵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曰文懿。手敕魏王泰曰：「虞世南於我，猶一體也。拾遺補闕，無日暫忘，實當代名臣，人倫準的。吾有小失，必犯顏而諫之。今其雲亡，石渠、東觀之中，無復人矣，痛惜豈可言耶！」後來，他又專門為虞世南寫了一首詩，追述往古興亡之道，感嘆說：「鍾子期死，伯牙不復鼓琴。朕之此詩，將何以示？」（《舊唐書·虞世南傳》）命人在虞世南靈帳前讀完後焚化，希望虞世南的神識能有所感知。幾年後，太宗曾在夜裏夢見虞世南，像平生一樣。後來太宗下令在虞世南家設五百僧齋，並為他造了一尊天尊像，以追懷他的美德，寄託思念之情。

當我了解了虞世南的生平事跡後，重讀《蟬》詩，我對它的理解已不同於過往。「居高聲自遠，非是藉秋風。」蟬因其餐風飲露，棲於高枝，向來被視為品德高潔的象徵。蟬的這種品格與虞世南的道德情操和人生理想相融合，寄託了他清高雅潔的操守情懷。沈德潛認為虞世南的詩「猶存陳隋體格，而追逐精警，漸開唐風」（《唐詩別裁集》）。清代學者李瑛在《詩法易簡錄》中評價他：「品地甚高，隱然自寫懷抱。」是的，從他的詩中，就可以讀出他的人品與境界。

唐人張懷瓘《書斷》曾對比虞世南與歐陽詢的書法說：「虞則內含剛柔，歐則外露筋骨，君子藏器，以虞為優。」意思是說，虞世南的字「外柔內剛」，有君子的器識。其實，這何嘗不是他品格的寫照呢？他一生歷經亂世而初心不改，外表柔弱而內心剛強，世易時移而寵辱不驚，其書法融合儒家雅正與藝術創新，政治諫言體現「文以載道」的精神，這不正是君子精神的體現嗎？虞世南的生平事跡與藝術成就，成為後世文人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」的典範。

（全文完）
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古人說「清明時節雨紛紛」，但在東北卻是清明時節雪紛紛。近日網上有很多哈爾濱、齊齊哈爾、牡丹江等地下雪的小視頻，有的鵝毛大雪，有的雨雪霏霏，好像在召喚南方的親人「回一趟故鄉」。一名吉林的女孩在清明節翌日拍下雪的街景，說當地氣溫是零攝氏度，彷彿從春天又回到冬天。而同一天香港的氣溫高達二十八攝氏度，已經進入初夏，大街上很多人穿短袖衫短褲，年輕女士的小背心短褲，成了一道與東北雪花飛舞截然不同的賞心悅目風景。

中國地大物博，南北東西差異大，四季風光各不同。我的家鄉在廣東汕頭，趙本山說「鐵嶺是大城市」，那是幽默之詞，汕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是如假包換的廣東第二大城市，僅次於省會廣州。而我從小就喜歡北方的雪。中學課本有那首著名的《沁園春·雪》：「北國風光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。望長城內外，惟餘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頓失滔滔。山舞銀蛇，原馳蠟象，欲與天公試比高。須晴日，看紅裝素裹，分外妖嬈。」詩人筆下的北國風光，還有電影《林海雪原》、《冰山上的來客》中的冰雪世界，令我心馳神往。後來，北方不再遙遠，雪景卻總是看不厭。而我每一次踏上北方的土地，無論是白山黑水的東北，還是大漠孤煙的塞北，抑或漫天黃土的西北，無論有沒有下雪，都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，加上我喜歡吃水餃麵食和大白菜，所以有人說我的前世可能是北方人。

南方人，北方人

其實潮汕人多是歷代從北方中原一帶陸續遷徙過來的，根在中原，有北方文化的基因。比如郭氏的祖先來自山西，經福建遷移到潮州一帶，現在揭陽榕城郭之奇故居旁邊的郭氏祠堂，成為潮汕郭氏的祖堂。歷史上較早大規模南遷，是西晉末年發生永嘉之亂（約公元三〇七至三一七年），中原政權與士族為躲避戰亂，大規模從北方的洛陽一帶遷徙至長江流域，隨之東晉定都建康（今南京）。史稱「衣冠南渡」的這次大遷徙，推動了江南地區的開發與南北文化的融合。南渡自應思往事。歷代中原戰亂頻仍、加上天災人禍，遂上演一波又一波南遷的故事：從北宋到南宋、從明朝到南明等等。據記載，元朝大量北方人南遷到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，規模約佔當時北方人口十分之一。有清一代，康雍乾三朝曾發生大規模北方人南遷。近年外省遊客突然對潮汕地區的英歌舞、營老爺、出花園等民俗很感興趣，其實不少潮汕民俗文化都源自中原，潮劇有五六百年歷史，潮州話更被譽為中原古漢語活化石。

隨着改革開放潮起南方，「到南方的風中

流浪」，成了很多北方年輕人的嚮往，紛紛到廣東、上海、杭州、武漢等地發展，在南方落地生根。東北三省的情況尤為突出。黑龍江、吉林、遼寧三省在過去十幾年間，常住人口總共減少一千多萬，相當於整個哈爾濱人口消失，主要原因是生育率極低及持續的人口外流，當然是流到南方。的確，在南方各地到處都可以遇見東北人。有的人在南方和北方來往，有的人甚至連根拔起。今年春節期間，我在汕頭一處海濱小區和一位北方老太太搭訕，她在女兒和孫子陪同下散步，享受和煦陽光，他們一家三代三四年前從黑龍江大慶搬到這裏定居，孫子剛考上附近的重點高中。「東北太冷，汕頭氣候好，還有大海，吃得更好，女兒的脊背病患不藥而癒，我們很喜歡這裏」，老人說。我突然想，這個來自東北家庭的後人，將來會不會再回到東北闖蕩？

偶爾讀到一首思念故鄉的詩《我在遠方遙望》，當中有一段：「我時常在遠方遙望／當故鄉的風撲面而來／我總是想像着／若南方下一場大雪／是不是就變成了故鄉的模樣」。寫出在南方的北方人對遙遠的故鄉刻骨銘心的思念。那些在南方的風中流浪的東北人，看到清明節的故鄉大雪紛飛的景象，會不會產生「莫名的惆悵」，想要回一趟故鄉，去看望爹娘？

無論北方人，還是南方人，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故鄉情結，這是每一個中國人身上共同的中華文化基因，即便到天涯海角，也不會改變。

◀四月三日，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迎來降雪。 中新社



落差的美與苦澀

位女子肩並肩挨在一起。兩人的臉上露出笑容。

調好焦距，「卡噓」一聲，按下快門。我對他們說，這裏人太多，背景較複雜，擋住半邊瀑布，不如再向前，有個更好位置，再照幾張。他們馬上說好，隨着我們前行。我又當了一回「攝影師」，隨後大家揮手「再見」。

沒想到中午在快餐店，又相遇了。買好食物，坐在同一張枱聊起來。原來兩夫婦移居加拿大差不多一年了。之前在國內，男的是眼科醫生，但抵埠後資歷不被承認，沒法再當醫生，只好在一間醫院的眼科中心任醫生助手；女的外出前是行政人員，目前找不到合適工作，暫在政府開辦的新移民英語班學習英語。

剛才掛在他們臉上的笑容，早已飛到九霄雲外。看出兩人的心情有點沉重。男的說，每次一走進科室，看到那個西人醫生在為病人診斷，或者在手術室做手術，心裏就很不滋味，什麼時候自己也能這樣，以醫生的身份，認真真真為病人服務？他太太低聲咕嚕，為着女兒來加拿大讀書，想不到加拿大也是「艱難大」。

男的善意望了太太一眼。又告訴我們，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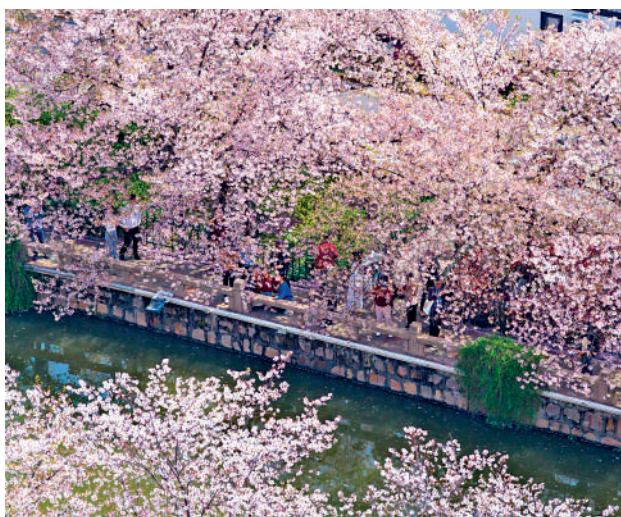
然外國人考當地醫生執照很難，關卡重重，他還是不放棄，晚上進修兼自學，希望能與異國他鄉發揮所長。

吃完東西，他倆起步繼續遊覽。而我們則到樹蔭下休息。大瀑布的轟鳴不單在耳邊響着，也在我的心中震盪。山山水水的落差造就了大自然的美景，然而，人類心靈的落差卻是如此苦澀。

這份心境的落差，是大多數新移民所經受的。離鄉背井尋求新的美好生活，但在初來乍到時，往往發現現實和自己想像的相差很遠。正如坊間所說，「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」尤其是一些專業人士，常常慨嘆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。

但是，千百年的錘煉，堅韌不拔的精神早已融入華人基因，他們能用無與倫比毅力去適應一切環境，就像一顆種子，隨着風勢，飛向遠方，不管土壤肥沃或貧瘠，都能落地生根，奮發向上，開出綠葉，綻放美麗的花朵。

時間和努力，能緩慢撫平心中的落差。不管做回自己專業，還是在職場上轉換跑道，都能在異國他鄉建立屬於自己的新家園，這就是華人。



落英繽紛

近日，人們在江蘇常熟市內的護城河畔觀賞櫻花。

新華社

市井萬象